

从关联理论看英语幽默的翻译

邓云丽

(江西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7)

摘要:幽默言语不但生动有趣,令人捧腹,而且还可以传递信息、实现交际。然而,在跨文化交际中,幽默的民族性、文化性等方面的差异常常让译者们一筹莫展,构成了幽默翻译的巨大障碍。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幽默制笑原理及其翻译策略,以促进其成功地传递交际信息,发挥最大限度的跨文化交际功能。

关键词:幽默; 关联理论;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2-0130-04

On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Humorous Spee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DENG Yunli

(Schoo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7, China)

Abstract: Humorous speech can not only make people laugh out of funny but also realize communicati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ors are facing the obstacle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s and cultures,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fulfill the task of translating humorous speech. The autho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mechanism of humorous speech and it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to realize successful transfer and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humorous speech; relevance theory; translation strategy

“幽默”是一个外来词,其来源是英语中“HUMOR”。将“HUMOR”译为“幽默”的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及文学翻译家林语堂先生,他认为,“‘HUMOR’本不可译,唯有译音办法”。他之所以选用“幽”“默”二字翻译“HUMOR”,是因为“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赏析尤在内心静‘默’的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俗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故译为幽默”。^{[1](p531-532)}所以说,幽默其实是一种人生智慧,体现着乐观积极的处世方式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从其同语言的关系来看,幽默可分为言语幽默和非言语幽默,言语幽默可以被看作是诙谐可笑而又发人深思的言语,是人类语言文化里的一朵奇葩,本文重点探讨英语言语的幽默及其汉译。

幽默言语为何令人发笑?在跨文化交际中,该选用什么样的翻译标准,以成功地实现幽默效果的跨文化转移?笔者从语用学的关联理论出发,讨论幽默的制笑原理、幽默言语翻译中的动态处理原则,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研究幽默与幽默的翻译有助于英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幽默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关联理论与幽默的制笑

对于幽默的研究古来有之,如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但在语言学领域,对言语幽默进行系统的研究是从 Sperber 和 Wilson 的著作《关联:交际与认知》问世后从语用学的角度开始的。幽默为什么使人发笑或者说幽默是如何达到制笑效果的呢?下面笔者从关联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幽默言语的制笑原理。

收稿日期:2012-01-25

作者简介:邓云丽(1971-),女,江西南昌人,硕士,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翻译理论。

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明示——推导的认知过程,是有目的、有意图的交际活动,这个交际活动主要涉及讲话人与听话人两个参与者。从讲话人的角度看,交际是一种明示行为,即通过话语向听话人表明自己的意图;从听话人的角度来看,交际是一种推导过程,即听话人根据讲话人明示所提供的信息来识别、理解并推导出说话人的意图。同时,这种明示——推导的相互作用又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进行的,所以如果讲话人在一定的语境中成功地推断出了讲话人的意图,就实现了交际的成功。^{[2] (p38-64)} 正如英国著名幽默大师萧伯纳所说,“幽默是一种元素,它既不是化合物,更不是成品”。

从关联理论看,语言交际包括幽默,但这种交际活动不同于普通的语言交际,它在传达信息和交际意图的同时还产生一个其他语言交际所没有的副产品:使人发笑又让人深思。幽默的交际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要弄清楚关联理论中的两个关联:最大关联与最佳关联。关联理论认为,人的认知与交际是由关联支配的,人类的认知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最大关联是人类的认知原则;同时,在人类的言语交际过程中每个话语之间都应设想为具备最佳关联性,最佳关联是人类的交际原则。交际原则指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应该设想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2] (p264-265)} 也就是说,人类认知往往与最大关联相吻合,但在交际中人们只期待一个最佳关联。交际中讲话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和对听话人的认知语境的假设用最适当的方式表达最大相关的语言,听话人在此基础上,寻求一种最佳相关的理解,达到预期效果。而最佳关联不一定是最大关联,最大关联是认知原则追求的,认知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强;努力越小,关联性越大。

幽默言语中的幽默来自于最大关联与最佳关联之间的反差,在幽默的生成过程中,讲话人试图用一个直接且显现的方式使听话人构建一个与最大关联相关的认知语境,而这种认知语境的构建是以最小的加工努力的付出为交换的,诱导听话人去选择通常情况下关联性最大的一种理解。然后,讲话人为了达到制笑的交际目的,会使用一些特殊的策略语言,如比喻、比拟、夸张、象征、寓意、双关、谐音、反语等修辞手法,说出一个与先前话语相反或相异的第二条信息,这些语言看似与先前的认知语境无关,但却是言语幽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幽默言语理解者需要付出较多的努力才能发现其关联性,正确理解其含义,但这种多付出的推导努力也会以额外的语境效果形式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当听话人的最佳关联性期待与说话人实际的最大关联性存在悬殊时,幽默效果伴随着误解和不和谐就产生了。例如:

[例1] A couple walking in the park noticed a young man and woman sitting on a bench passionately kissing.

“Why don't you do that?” said the wife.

“Honey,” replied her husband, “I don't know that woman!”

根据关联原则,妻子所问的“Why don't you do that?”(你为什么不那么做?)要表达的意思是“为什么你不会像他们一样和我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热烈地亲吻?”这样一个最大关联,丈夫的回答并不符合这一期待,他有意把这句话理解为“为什么你不和那女人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热烈地亲吻”。因此回答道,“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女人呀!”。说话者的最大关联与听话者的最佳关联产生了反差,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往往会让听者感到突兀和不协调,幽默随之产生。也就是说,幽默语言本身并不幽默,只有当语言与具体的语境结合起来,通过接受者的认知推导后,才可以理解幽默,幽默才能达到制笑的目的,幽默的交际功能才能实现。

二、用关联理论指导英语幽默言语的翻译

关联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是以关联为导向的,人类只关注那些与自己有关联的信息,即人们的言语交际其实就是一个寻求关联的过程。Sperber 和 Wilson 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复杂形式的交际。它要涉及语言编码、解码,但一句话的语言意义不足以承载讲话人要表达的意义。语言意义只对听话人推断讲话人所要表达的意义起帮助作用。交际的成功不在听话人辨认出话语的语言意义之时,而在于他们从话语中推断出说话人意义之时”。^{[2] (p23-27)} 言语交际是一个明示——推导的过程,明示与推导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明白对方话语的暗含内容,主要是由于话语中所包含的关联性。依据关联理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语码选择的依据自然也是关联性。翻译的全过程涉及三个交际者: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两个明示——推导的过程。在第一个明示——推导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明示其交际意图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导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是听话人,其主要任务是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导。在完成该交际过程以后,译者进入第二个明示——推导交际过程,这时译者的身份是讲话人,他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期待和接受状况的估计,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和信息加以示意并传达给译文读者。^[3] 例如:

[例2] A: What makes a road broad?

B: The letter “B”.

很显然,这个幽默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脑筋急转弯,原文中单词“road”一词加上字母“b”就变成单词“broad”,拆字修辞格的运用让它增色不少。巧妙的回答令人觉得饶有趣味,既幽且默。如果译者只是停留在第一个明示——推导

的过程,只是一个信息的接收者,将其翻译成:

甲:什么使路变宽?

乙:字母“B”。

那么,当读者看到这样的语句,连上下文的逻辑、语句的理解都有问题,更别说欣赏其幽默了。翻译被认为是一种阐释性活动,其明示——推导过程等同于一般话语的过程,但也会碰到一些一般言语交际活动不具备的问题,比如一系列假设在不同语境中产生的语境效果不同,在原语中语境效果充分,在译语中可能不充分,这是由于原作读者与译文读者在认知信息上的差异造成的。此时译者需要使自己进入第二个明示——推导的过程,使自己成为信息的发出者,并考虑读者的语境因素,同样使用汉语中交际功能相似的拆字修辞,利用汉字“门”加上“活”构成新字“阔”,将其翻译成:

甲:什么会使门变阔?

乙:“活”字呗。

如此一来,幽默效果才被完好传递。因为译者的责任就是努力做到是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所以译者要根据关联原则,在译语中选择具备最佳关联的语境假设以满足译文读者的期待。^{[4] (p190)}

三、关联原则指导下的言语幽默翻译的效度

英语言语幽默是否可译?根据关联理论在幽默言语翻译中交际者可以根据阐释需要能动地选择语码,不同的语码可以表达同样的内容,产生同样的交际效果,由此看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译的,退一步讲,什么都可以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进行翻译。^{[5] (p425)}所以说根据关联理论,言语幽默是可以翻译的,只是在翻译过程中,译文的交际效果更显得重要。

那么这是否就是说关联理论关照下的幽默翻译没有效度可言呢?翻译成功与否亦或有效度取决于译文与原文间的趋同度,趋同度大,翻译的效度就高;反之,趋同度低,翻译的效度就低。^{[5] (p433)}也就是说译文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体现了交际发出者即原文作者的意图,是否满足了交际接收者即读者的期待,所以说趋同度是衡量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幽默言语翻译是否成功同样可以用趋同来衡量,并且趋同这一概念十分切合幽默言语翻译的动态本质。在翻译幽默言语时,不但要明示出原文的信息意图,也要在明示信息的同时,结合译文读者所处的语境,实现译文的交际意图,在两者不可求全时,则应照顾其交际意图,一则不“幽默”的幽默译文能是好的翻译吗?请看下面一则发生在课堂里教师与学生的一段对话:

[例3]Teacher: “Order! People order!”

Student A: “I’d like a pan-fried noodle!”

Student B: “Oh, sweet and pungent shrimp.”

本条幽默的效果产生于英文单词“order”的一词多义,该词既可以表示“秩序”,也可以表示“点餐”。教师向学生明示其交际意图:要求学生安静下来,学生们根据“order”的另一个意思幽默老师一默,将其推导成“点餐”这个最佳关联,也许到了下课时间,大家都饿了,幽默由此产生。如果将其译成:

“秩序!请讲秩序!”

“我要一个平锅炒面!”

“我要甜辣虾。”(注:“order”可以同时表示“秩序”和“点餐”之意)

这样的译文可谓忠实,同时兼顾到中国读者可能不能理解其幽默意义所在,还在译文后附上了注释,原文的语义内容是传达了,但我们能说这是有效度的翻译吗?译文读者是否同样获得了原文读者所获得的既“幽”且“默”的享受呢?为了达到与原文效果趋同的交际目的,选用汉语中的同音字“炒”来翻译学生的话,将译文修改为:

“吵!吵什么吵!”

“炒面!”

“炒蛋!”

这样一来,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可算是动态地对等了。原文学生的话语应是“我要平锅炒面”,“我要甜辣虾。”但这一翻译不能照应前文中的由“吵”到“炒”的过渡,且中文里“炒面”和“炒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普通菜式。更符合学生“幽默”老师的效果,那这是不是“胡译”、“乱译”呢?从关联理论的视角来看,为了实现翻译的趋同,译者不但要将原文的信息意图明示出来,同时要考虑译文读者的语境,实现译文与原文相似的交际意图,在两者不可求全之时,则取其交际意图。交际意图一旦得到满足,幽默言语的交际功能也就实现了。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的幽默翻译,实现了幽默的跨文化功能,因为“译者不再是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认知状况的应声虫,不再需要对原文亦步亦趋,有了较大的自由度,可以有权利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的评估和判断选择适合于读者的表达方式来示意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在这种翻译观的指导下,译者可以更为灵活地翻译幽默语言,实现幽默言语的跨文化交际。^[3]例如:

[例4]A: “Waiter, I don’t like the looks of the codfish.”

B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looks ,you should have ordered goldfish!"

原文幽默效果来自英语中对“codfish”及“goldfish”两个发音相近单词的替换,让人忍不住发笑,但是这则幽默如果直译成汉语就是:

“服务员,我不喜欢这盘鳕鱼的样子。”“如果你对外表感兴趣,你本该点条金鱼的!”

译文虽然从表面上看忠实了原文,很难传达出原文的幽默效果。译者在翻译幽默语言时,还要考虑到“任何话语理解都必须符合下面这条关联原则:任一推导交际行为都必须确保其最佳关联性”。^[6]如果将原文间接翻译为:

顾客“服务员,这盘鳕鱼怎么做得这么难看?”

服务员“如果你喜欢好看的,就点美人鱼!”

这样的译文是不是更能传达出原文的幽默效果呢?笔者认为,决定翻译手段和策略的最主要参照标准应当是“译者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和译入语言文化环境的正确评估和认识,对源语和译入语差异之间差异的评估”。^[3]就翻译而言,对原文的阐释应建立在相对应的语境信息基础上。“满足成功交际的条件是相关性原则和加工话语时使用正确的语境信息”。^{[4] (p287)}在中文语境中,读者对于“好看的鱼”的最大关联想象应该是“美人鱼”而不是“金鱼”,所以译者在对话入语的文化作出评估之后将“金鱼”改为“美人鱼”。

传统译论只是片面地强调原文的语义内容,它认为脱离原文语义的翻译是不可取的,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的幽默言语翻译更为灵活,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翻译幽默言语,只要能抓住交际意图,完成交际功能,实现原文和译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趋同,就是有效的翻译,也就是成功的翻译。

四、结语

通过基于关联理论对幽默进行的研究我们发现,首先,幽默言语中的幽默来自于最大关联与最佳关联之间意义的反差;其次,成功的言语幽默的翻译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快乐的信息,使原幽默言语的意图与交际接受者的期待相吻合。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把翻译看成是一种对原语进行的明示——推导的阐释活动,为言语幽默翻译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林语堂. 林语堂文集(第一卷)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 [2]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3]张新红. 何自然. 语用翻译: 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 现代外语, 2001 (3).
- [4]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5]赵彦春. 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A]. 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6]张亚非. 关联原则及其话语解释作用[J]. 现代外语, 1992 (4).
- [7]何自然, 冉永平. 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J]. 现代外语, 1998 (3).
- [8]张瑞君. 侃侃幽默[J]. 思维与智慧, 1995 (6).
- [9]赵艳芳. 语境效果的特性与最佳关联[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8 (2).

(责任编辑:舒娜)